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秋澗集卷五十三
四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膳錄監生臣應台

欽定四庫全書

秋澗集卷五十三

元 王惲 撰

碑

絳州曲沃縣新修宣聖廟碑

曲沃縣學舊矣始完於宋嘉祐初盛於金泰和間貞祐之兵蕩焉無餘前政苛訛初不遑卹園蔬興感新刈其下者幾五十祀迨至元己巳邑尹舒穆魯公慨然以圖復

為事工垂構而去尹侯簿賈天衢相與顧嘆曰蕭武弁
能事烏可不卒其美然澤宮故地卑陋湫隘不足奠安
神觀聳邦民瞻相治城西北陬勢夷且爽遂增崇前規
而敞其禮殿焉既落成董事者許良等感蕭君經始之
勤今政贊終之善來謁文將刻石廟庭俾邁名於縣曹
諸賢之列用垂示來哲竊不自揆敢以聖道之隆污廟
學之本末互陳而歷告之三代之世家有塾黨有庠術
有序國有學以師以令肄俊造其中時書歲考小大有

成然後肩而興之其典則六德六行其藝則禮樂射御
書數然不可不思其所自故入學釋菜奠幣于先聖先
師示不忘本也彼朝夕見聞無非智仁聖義中和孝友
睦婣任卹之方凡邪說詖行放蕩僻異之術非可輔世
教明人倫者率屏絕不容於其間故三代道出一致有
學而無廟周衰王者迹熄生民不被庠序之教天理蒙
昧心喪厥守異端百家之說乘隙並驚不無龐雜壅底
之蔽此太史公讀功令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及漢興學

館林如鴻儒繼作師傳業受學古蒞官守其說而不易
故謀王體斷國論一以經旨為據於時公卿大夫士吏
文學氣節雲蒸霧散彬彬然幾三代之風何其盛哉此
無他聖道明而百家自息也迨魏晉隋唐以來慕高尚
者以虛無為宗干利祿者以科舉為業其視窮理正心
修己治人之道懵不知為何事時則三物之教弗明於
上先王之澤不及乎下單為廟祀尊孔氏而王之三代
教育之實泯泯掃地矣所謂有廟而無學間有卓越特

達之士出艾夷浮學羽翼聖道為任然莫能拯起其弊而全濟其溺者何哉蓋道之隆污學之盛衰一繫夫王政好尚而為之有無也嗚呼三代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今國家昭至德建民極勸學敦農崇化勵賢凡可以風四方而開太平之基者靡不與舉故經明行修之士徃徃賓興天府擢位卿相以心正意誠國治天下平之道已嘗佐天子而理百官矣士之不忘于古則已苟志于古舍斯時之易將何所求所待焉曲沃自

昔以劇稱土腴物阜為絳諸縣甲俗剛儉力穡尚氣義
憂深思遠奄焉有唐晉餘烈尤不可後者教也本旣立
矣道由生矣師帥者能仰體上之所嚮以明倫實教作
新士民耳目俾知所以學異時人材輩出斌斌然追兩
漢之風孰謂不張本於斯邪不然釣弋華名為餽羊告
朔之所吾不知其可也銘曰

維晉曲沃以劇稱絳山左戒汾右傾山川開闔氣上蒸
風俗勤儉餘剛稜邑居萬家業有恒旣富而教廼世程

嗚呼庠序教所生舒君作尹追良能奉宣德化根以誠
清廟起廢功勃興心計百至經載營惜哉垂構任遽更
後人繼之卒有成方華古礎排巨楹文棟藻棟浮雲縈
相前增崇尤克承教基鋪敦道日弘春風隱耳絃歌聲
始謀贊終匪自矜吏民懷感思以銘我詩刻石碑廟庭
平陽府臨汾縣重修后土廟碑

平陽府治之西有鄉曰晉原帶汾河表姑射林墟櫛比
泉流交貫無寸壤閒曠山霏夕景杳靄如畫故河東稱

膏腴勝槩之地于斯為最風俗率勤儉盡地利憂深思
遠有陶唐之遺化焉用是富庶而事神報本之禮尤恪
歲時殫出惟恐居後豈終歲之勞一日蜡者之意歟樊
氏里后土祠其來浸邈蒼烟喬木輪囷離披已百餘年
物也兵燹來雖正寢歸然日就蕪圯里中父老某等閔
其若是乃諭於衆曰吾黨仰滋天休取足厚載歲比豐
穰人用樂胥可不知其自耶今神庭未備不足妥靈揭
虔其謂我何咸儆懼聞命相與經畫起廢完故益新智

者作其謀富者資其用取材于河陶甃于野礪礎于山
然後工者輸其巧壯者服其役營務旣興先後有序於
是繚重垣建臺門作重寢列兩序樹庭屏凡三十八楹
丹刻翬飛輪奐離立其配侍法從之屬旒纛儀衛之數
金碧絢爛森布左右莫不畢備遊人過客載瞻載儀溪
山草木亦為動色凡費帑幣僅萬足旣落成某人等以
禮幣求文於予將以幽贊神明紀夫廟貌興衰之自謹
按汾陰后土祠乃魏鄧丘之制其典秩華縟肇於漢武

元鼎行幸之初千載而下令人歌秋風之辭咏汾陰之
曲想夫泛樓船濟汾河千乘萬騎威靈震赫回旌駐蹕
躬祀睢上祈穀報功於是乎在故歷代因仍以為聲明
盛事曠古當然之典是則崇奉者國家之事非鄉民所
得擬也以理究之祀睢者即有國之大社而社者自天
子至於鄉遂皆得置而通祀第禮文制節有隆殺之異
爾況土為神廣大博厚無窮所徃而不在又汾陰在晉
為屬邑以茲為離宮異館神游美報之所其誰曰不然

嗚呼三代已降教化衰而禮樂廢禮樂廢而祀典亡林
林總總之民物則既戕心惑所向有射利徼福而已故
祀非其類僥倖于萬一者胡可勝數哉今冀方之民獨
能敦本返始奉所當祀俾歷世相承之俗敬共誠潔永
永是尊以答高厚無疆之休較夫淫祀野祭者可謂知
所向矣乃為作送迎神辭春祈秋報歌以祀云其辭曰
汾流兮容與林葩兮繡組彼汾兮一曲坎坎兮擊鼓薦
瓊芳奠桂醑俟神來欣樂胥芳菲菲兮滿堂偃金枝兮

翠羽報神德兮德何溥

右迎神

淡林扃兮山煙乘回風兮雲輶神欲旋兮何邁奄上征
今朝元衆紛舞兮羅拜欲神留兮無言望極浦兮渺渺
愁予目兮娟娟神篤我祐兮歲有年

右送神

解州聞喜縣重修廟學碑銘

堯舜用道以治天下孔子任道以垂萬世其所以明倫

建極論政造士通悅遠懷者不外夫術有序國有學而
已後之君人者思欲化隆唐虞坐收牖易之道舍夫子
之教將安法歟我國家尊師重道明德新民風動海寓
爰自京師達於郡邑鄉遂率建教官勉士以德趨民於
學其比隆郅治之意固云極矣而承宣鼓舞實守令之
責是則道生之本教始之基其可後乎聞喜在秦曰左
邑桐鄉迨漢元鼎間始易今名其為縣浸董澤奠鳴條
雄盤遠帶風土夷沃通晉走蒲古為咽會名鄉碩德代

不乏人顧山川之氣鍾靈萃秀必自人文德化薰陶涵
浸者爾縣廟學舊矣枕城之艮隅地勢穹窿如神龜負
圖背露淵水蒼官蒼蔚環列庭祀秋煙方色望之儼然
皆數百年物也按廟碑由宋迄今宰是邑者增崇非一
故制度宏麗甲於諸縣遷革以來神棲碑屋幸脫煨燼
然歲年綿邈人跡罕至浸淫于壤藪草棘而宅狐狸盖
有年于茲至元己巳從仕郎張君來尹是縣首以營治
為任既而監縣事托迪簿司天祿佐史劉瑞爭出廩料

資所費而濟厥媿如椽棟桷櫨之傾腐者瓴甌階陛之
缺裂者舉易而新之復起講肄之堂齋廬之位至于神
門庖庫畦圃游息之所莫不畢備用十年春二月釋菜
禮告成厥功百年偉觀頓還於舊粵明年春史劉瑞介
汾西前尹王延年持溫國文正公學記踵門而請曰不
腆敝邑猥致力于鄉校功甫偃而尹適去烏可俾上官
之善貌焉無聞於後以職以分瑞也實任其責擬揭諸
麗石以告來哲不肖素陋於文以懇請堅切辭不能已

敢勉為書之又竊喜幸得列名於司馬公之下風固所願也尹晉州臨汾人諱仲祥資明良果於從政故其為善卓卓有成也如是較夫從事於簿書期會之末者不曰有志於本知教之所基者歟誠可歌也已其辭曰

維漢聞喜古桐鄉東浸董澤南條岡千年喬木秋烟蒼廟宮盤盤枕艮方平時絃誦溢兩庠代不乏賢古明良如儉顯魏度相唐風雲感會龍虎驤至今德業何昭彰神居雖存地土荒蒿萊没人狐兔藏風雨穿漏摧棟梁

張君下車心慨傷首以營治如弗遑同寮見義為贊襄
咨嗟吾道百孔瘡頽還舊觀蔚有光齋廬有室講有堂
我南走蒲過此邦親覩盛事思徬徨吾儒有例善則揚
作詩豈惟示不忘士民向化此本張嗚呼廟碑古甘棠

衛州胙城縣靈虛觀碑

胙之為邑久矣昔周以黃帝後姑姓封此是為燕國至
秦廢燕為胙貞祐初金駕南遷竟河為界建帥府宿重
兵繫浮梁扼為汴京北門歲壬辰金人撤守天兵徇取

之明年京城大饑人相食出逃死北渡者日不下千數
既抵河津人利其財賄率不時濟孳死風雪間及己濟
而沉溺者亦無慮千百數時全真教大行所在翕然從
風雖虎苛狼戾性於嗜殺之徒率授法號名會首者皆
是也師時在衛目其事愀然嘆曰人發殺機一至於此
邪吾拏舟而來正為此耳茲焉不化安往而施其道哉
遂稅駕河上起觀距城之北墉曰將以此道場為設教
張本之自於是仁風一扇比屋回心貪殘狼戾化而柔

良津人跋俗悔禍徼福於門者肩相摩而踵相接矣凶
焰燎原撲殺心於已熾慈航登岸夷天險為坦途由是
而觀非好生大德洽於人心者其能若是哉師一日晨
起集大眾謂曰吾學道有年所得而為心印者一與虛
而已昔之得一者天以之而清地以之而寧神以之而
靈又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惟其虛
則能靈靈則自虛矣且天地虛而成亭毒之妙日月虛
而盪照臨之光山岳虛而蒸雲雷之變谷神虛而通天

地之根致虛而要其極不過煉精守寂滌除玄覽耳故
得心善淵居善地因題其額曰靈虛二三子其敬奉吾
教且曰大德不德今業漿之家十饋其八九吾不可久
於此明日遂行自是風聲教習大被於河朔矣師諱仲
美泰元月山人年三十弃妻子入道師浮山碧虛子遂
盡得真傳深入性窟故為大宗主推德分掌玄教於終
南祖庭者逾三紀焉生平以濟物為本事具重陽宮碑
茲不復云歲丙午詔大醮京師預焉既受釐特加師玄

微真人號且即膺寶冠霞帔之寵世以酒李先生稱云
甲寅夏六月羽化於燕之長春宮及西歸門人啓柩顏
色如生冬十有一月扶護至衛門徒王志安等以裛經
成禮醺祭之夕朔風震屋將濟河即止吁亦異哉後十
有二年志安等圖為不朽用光昭師德遂以禮幣來謁
曰先師教之所及師之所在也然過化存神興修道宇
之自無文以詔來者責其誰歸吾子屬列太史鄉枌盛
事幸為我論道之敢再拜以請僕儒家者流道不同不

相為謀獨嘉其尊師重教推原知本其篤信有如此者
故略為序說云全真為教始以修身絕俗遠引高蹈冥
滅山林如標枝野鹿漠然不與世接此其本也終之混
迹人間蟬蛻泥滓以兼愛濟物為日用之妙其混沌氏
之風邪不然天命之性有物有則彝倫一叙終不得而
蔽之邪如長春丘公在先朝時皇帝清問首以治國保
民為本其利亦云博矣今觀玄微李公處身行己若易
地則皆然爾於是乎書且為門人作詩追遠仙遊以極

遐想之意渺渺帝鄉乘白雲而何在依依玄鶴抱黃石
以空悲其辭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柱史首探玄中玄後人依假土苴傳
刺口論說書百千祈禳服食金鼎鉛樓居紫青致蓬仙
全真獨扶龜王登只以方寸為福田七子大鑿疏河源
龍章鳳質炳後先風聲波動東海堦李公躍出秦月山
天稟至性虛靜專一物不獲乃我愆黃流洶洶翻鯨鱣
貪噬一世垂飢涎汴人脫死乘膠船葬之爾腹誠何寬

先生有道光日躔手覆醉袖敗履穿齧牙笑拔鬚為編
濁波吹破為澄淵遺黎北渡賴以全功成不居世愈賢
超出物表冥鴻翩千年喬木鬱紫煙以靈揭宮舍至言
頭頭具道道眼圓伐柯晚柯開蒙顙門人奉行周且旋
如入鄭圃居漆園至今遺照無徼邊皎焉靈臺霜月懸
黃鶴一去不復還終南太華空巍然山中瑤草春芊芊
何時真遊來羽軒赤霄望入崑崙顛我詩刻石不可謾
用作華表歸來篇

總管陳公去思碑銘

至元三年朝廷以衛之六城為先大王分邑許就設監
郡敞府治跨有鄘邶復為河朔一路是年夏四月河南
尹陳公承命分符來莅此邦先是衛併于懷前守之良
法美政班班具在然連率遠控者眊洋而未之悉子弟
資授者侵欲而無所顧不朞年法防狃弛羣小氣橫民
遂殿屎公知其然思有以拊循振濯扶剔姦蠹一新厥
民既視事乃緩其急張不為小惠持以大體從宜處約

率以身先之及前規當法者仍遵而勿失於是案簿禁
者井之而有綱公吏嚮者肅之而趨事教條既周小大
得職時自春及夏暎不雨秋種未覆公曰龍見而雩其
可後乎乃齊居禱蒼山祠下車甫還甘澍霑作闔境沾
足秋乃大熟既而監郡公輦來視師為人詳靖明惠樂
於為善一見公歡然如平生其承宣注措云為之意吻
與公合此倡彼和如響之應聲及其倅王君文幹簡重
諧讓以之贊副會歸政成化洽而已用是德風草偃翕

然稱治初共之西營幕習不法侵漁無時民苦之公以
理將命遂折其須牙來就約束又以毒民莫盜賊若乃
下令屬邑曰今而後若輩一污記籍者以類別如農者
畎畝商者市歸俾督之營務以恒厥心時視其勤惰懲
勸之果終其任悉懷革不二為致狴犴屢空時熙春撤
木萬計當輦輸以東陸輦之勞汴衛兩集其事公曰汴
大衛小役與之埒民將不堪力請於上竟以汴輸之河
漕且遣軍士三百整枵而下我止壅遏水勢而已無幾

治甲令下頗急官易牛革鄰道例配科民間以辦農至
解耕牛以屠猶有不堪其輸者公曰不可遂一易於市
既而衆相率相謝曰脫東鄰之禍者繫明府是賴於是
田里盡樂安之農暮夜有不扃之戶矣殷太師比干墓
在部內祭秋久替公請於朝遂載諸祀典時秋陽再驕
繹享之夕大雨越明年二麥倍常噫亦異哉及再募政
平訟理民安吏法一日謂監郡公曰夫政以風俗為先
俗以教化為本今國家文治蜩興百廢具舉牧養元元

日就富庶教所未至實我之責矧衛古稱多士今者春秋釋菜享獻無所上無以副朝廷右文之意下何以啓吾民向善之心遂大起孔子廟內外具瞻克壯於昔諸生執經咸得依仰旣落成有芝產殿梁連莖秀發童童如蓋僉謂邦君誠敬所致由是而觀其於事神治人亦以至矣公尤辦於先事有方臨機應變用儒飾吏聽訟以情理明氣溫推見至隱卒齊之以禮不知詬笞桁楊為何物故寬者抑者每有所伸强者暴者日安馴服至

相戒曰陳公明良不容奸欺吾不可以過聞由是人與
禮讓風化大行蔚然為諸道帥朝廷嘉其能擢充山東
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既趣裝吏民祖道填郭溢郭炷香
而頂構綵而門徒竊垂涕興感用仲願借之心至有攀
轅遮道不忍使去者既乃衛民懷思不忘求文於余予
以鄉國盛事敢勉為論譔之愚竊觀西漢之名臣如黃
潁川劉東海之為郡而能績用章章者皆由明允篤誠
遂懿厥德故所居民愛所去見思况公自明而誠勤強

練密以道自信所謂推忠及物衆瘼自蠲懷我風愛永
戴遺賢者也且為吏民作詩庶幾紹甘棠之遺音以永
衛人無窮之思公諱祐字慶甫世為趙之寧晉人其詩
曰

維古作牧紛治稱兩漢具載循與能趙張固猛德不勝
拔時沸炎多創懲漢家三尺世有程下昧所守徇厥情
一得千失例不經陳公為邦大厥稱三年撫字猶鮮烹
頑則伊教孰汝刑執中以權適重輕吏畏民愛政迺平

會歸其極誠與明吁嗟七月政報成戴其清靜民牧寧
里門夜啓深春耕雨暘時若歲屢登何以教之庠序興
春風絃歌衛六城槐陰幄帳掩訟廳園扉無人秋草生
高軒北來障緹屏翩翩振鷺朝天庭郡民祖帳綰旌旌
昔何來暮今遽更漢民偕寇惠我氓我則不獲心乃乾
使君雖遠德日馨彼風儉兮我佩銘願公壽福川方增
坐之廟朝調鼎羹流惠載使邑里清我詩刻石亮有徵
千載擬婉甘棠聲

平陽府創建靈應真君廟碑

玄黃判天地闢竇足斷四極立而陰陽五行之精上為
經星恒宿環拱經緯幹化機而成歲功真武蓋北極之
鎮宿也端處玄宮赫睨四部在昔王者圖形旒旒以肅
擁衛之儀道家取制爰設神像遂勃其赫靈焉若夫振
綠髮提干將履玄冥綰元氣也被玄衣束屬甲戴雲旂
耀武德也靈虺宵龜踴躍前導取形似而從陰類也復
役丁甲六神撫指陰兵備將佐也廟而貌之于以填方

域祓不祥而來福祐故在在奉祀以謂天神之尊極者
焉我國家運開龍翔帝發其祥京都之建神特顯化焉
遂先啓應官用彰靈貺矧齊民敢後其寅奉哉冀都真
君壇其來久矣先時府莊岳間有閣巍然山峙設四聖
像於其上神奠其北戶焉兩廂豪右貿易綵幣市集宇
下春秋奉香火甚恪里俗踵祠用為故事厥後傑觀雖
火裡嚴之禮藏於人心者耿耿固在歲丁亥故老董咸
霍斌等顧相諗曰吾儕事神之心既不以閣之興替為

有無然俾神明棲格無所謂揭虔妥靈可乎於是與趙
常柴邢凡七族共輸私財得地於平陽里起正殿神門
社賓之位庖福之所凡十有三楹莫不攸當神儀法從
光怪絢爛颺馳雲擁陟降自空內外具瞻光動里陌後
十年丙子里社程政等以前人興建本末不可使無聞
於後且恐歲月綿遠祀典湮微乃介叅軍陀滿君用來
謁文於予將揭諸麗石以告來者且知廟之所自予官
晉四載間稔其風聲氣習思深而好禮尚儉而降義奄

焉有陶唐遺化故幽明兩間各盡所事若東里之曹相
國西郭之霍博陸南遂之帝堯祠是皆敬其人神有德
於民也是祠之建前倡後繼不憚服賈之勤歷年之久
臻其成就若爾可謂富而好禮敬共神明罔墜休聲者
哉至于施與厚薄之差時饗周行之次具列石背又見
隆義向化所悅者衆云仍繫樂歌用伸幽贊其辭曰

列象蒼蒼周天緯經玄枵之次虛危之精羽林北落廩
焉神兵奠我邦家衛羣生兮奕奕新宮士民之功遠彼

器闕極夫尊崇神庭肅敬景氣葱龍風馬雲車歲時來
同兮神維來降冷飈先颺應鼓田田悲簫洞溢紛進拜
裸鉅鬯將將洋洋如在上有物蜿蜒來肝饗芳芬滿堂
神人暢兮神鑒孔明我民之誠旂麾下拂風雨攸寧攘
除祲災大來庶禎介我繁祉時和歲登踵祠罔替繼繼
承承永垂其休聲兮

重修孤竹二賢廟碑

首陽山孤竹二賢祠肇建於李唐增隆於前宋金貞祐

末為戍兵撤而櫛之國初郡人徐帥因廢基而屋焉後四十載當至元九年玄默歲某自御史裏行來官河東以是年冬十有一月按部至於蒲坂適致祭令下遂齋沐奉祝祇拜墟墓庭序藂繁路寢傾圯遺像黯昧彫剝就滅於戲前政之不舉至於斯邪非惟不稱明詔尊顯風烈之義而大懼不職下隕教條吏隳不恭惡可徇狃於是祇會屬吏作新是圖資聚既營衆工趨事仍命府掾長吳舉董治厥役改新肖像以儼神儀迨明年夏五

月復行縣次蒲吏告訖功用六月丁亥躬率僚屬以少
牢之奠敬安神棲帶河表華新宮敞然山烟庭木夾夾
動色守吏不任之責庶乎其少塞矣知府楊君寬請書
其事于石以詔來者噫二賢聖之清者也其出處大節
求仁本心興懦厲貪之操息邪懼亂之功孔孟稱之詳
矣揭若日月亘終古而不熄小子其敢僣諸然讀黃太
史所述去國諫伐蓋宗國有不說好事者為之說耳竊
有所疑焉若曰非讓而逃國人惡而逐之烏在其為賢

也且以避紂不有其位孔子何為稱求仁得仁子貢何
以審夫子不為衛君乎至於義抗白旄耻食周粟亦謂
事不經見臧哀伯何獨稱武王克商義士猶或非之不
然二賢者北自海濱聞善養來歸當周命維新明義崇
德之世不知俯仰何所愧怍僵踣於茲山之下乎故特
表而出之必有能辨之者仍為蒲人作迎享神辭俾歲
時歌以祀焉

瓊靡潔兮蘭馨錯薇蕪兮薦神庭條之山兮河之水迴

風蕭蕭兮波瀾瀾神之遠遊兮邇何歸南叫虞舜兮帝
禹與追以暴易暴兮吾知其非國極所欽兮祀典載熙
槃非周粒兮桂酒芬菲民之戴神兮清風庶幾偃迴旆
兮入室陳鐘鼓兮載考載擊千秋兮萬歲於焉兮永息

故普濟大師劉公道行碑銘

有序

晉州景行里有觀曰玄應其徒謝志堅梁志端介寓館
主謝純踵門來謁而告子曰先師純熙子化形已久今
雖像而事之其平昔道術及於人者班班可紀然非文

之貞珉無以示來者而傳不朽明府嘗列官太史六家
之旨所宜論述也敢百拜以請謹按所持狀師諱志貞
字子常族劉氏陝之三堂人幼沉潛不好弄及長趣尚
冲曠嗜黃老書遂棄家入道旣而尋師來晉止烏玄都
宮與方士韓仙翁遇傳寶珠照法覺靈府懽悅日有啓
悟歲己亥披雲宋公首暢宗風力紹絕學起道藏書於
河汾間師幡然喜曰此人天師也吾皈依有所即執弟
子禮事之受紫虛籙訣香火修持晨夜不少懈宋偉其

志後以上清三洞五雷籙法畀焉師操履益精勵神經
怪牒大贖冥與氣志既凝洞知來物簪裾所加法力所
至疾痛呻吟隨失所在中外喧播以靈異稱今聖上邸
潛時聞其名遣使召至試以籙法三驗諸事遠邇幽深
靈應昭著時旣雨且風勢幾恒若命師以誠祈止少頃
豐霽回御蜚廉為不颺矣上異之賜御醪仙釐加號普
濟大師特光寵焉留館堂下以需時召自是道價隆隆
風動一時矣中統庚申冬詔就長春宮設羅天清醮師

攝行大禮凡七日夜神人和暢且有天光現朗之異上聞之喜甚咸謂師精誠所致明年秋奉旨馳乘祝香岳瀆事已還過故隱語志堅曰吾雅性僻逸恬於世味偶以兼術供奉闕庭恩遇優渥已渝素分物微近盛吾道家所忌遂謝使者而輟裝焉後復來徵竟辭疾不起以至元某年夏五月終所居丈室壽六十有六師丰儀秀整面如滿月紫髯垂脰脩然有獨立出塵之趣接物不以貴賤易其禮度人之有疾若已受之推誠齊物惟恐

不力時人以此多之予嘗以道家者流以清寂為宗一
死生外形骸自放於萬物之表是不以一毫世故撓拂
其心至於挾方術出秘藝揀時行道者世有其人如砭
劑膏肓答逐鬼物驅役社翁安人區而遠不祥徃徃驗
於事者蓋世所不廢也普濟師其斯人之徒與較夫遺
世絕俗歸潔一身自放於萬物之表誠法教中有裨於
世者耳且以費長房訓子事猶傳於東京方伎之列者
師之行業出處又足嘉尚吾烏得而辭哉乃繫之銘詩

庶幾門人歸來望思之意其辭曰

大河湯湯南紀蒼蒼兩戒勢分爰自陝疆蓄潤蟠精萃
於三堂篤生異人孕氣之良截然入道濟物為方山立
髯張劔佩煒煌霆轟暗室星壇夜光玉鈴金紐呵斥不
祥隱若勅散陰魔遁降四十年間玄門之綱鶴馭仙去
白雲帝鄉何謝世兮已遠顧其道而彌光嗚呼劉根術
驗而不及物長房及物而鬼所殃我銘勒石孰為短長
庶千年而語華表見門人之涕滂

欽定四庫全書

秋澗集

二十四

秋澗集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秋澗集卷五十四

元 王惲 撰

碑

大都復虞帝廟碑

幽陵之祠虞帝所從來縣邈廟據金故苑西北維兵後

廢不治獨唐貞元間復廟碑宛在

顏真卿
子題書

人屢欲易去

磐馬以它用主者心惴恍若有微動迺已厥後道士陳

志玄直廟西百餘武起真陽觀為長春別院復購焉約
不犯元刻用石背勒營建本始備力來徙碑與趺圻身
挺植重不克舉仆道士惕息磬折向碑祝曰今神顯思
若是願置安處且遠荒穢尚敢他用以黷聖靈神維降
鑒庶畢茲志安載而去吁亦異哉初樞密趙公良弼嘗
建學宮於鄉縣求志玄為工師既迄功以徙碑事蹟來
告公曰嗚呼噫嘻皇乎休哉惟帝明德萬古是式況冀
土茫茫析而為幽州者帝之所經畫宜乎燕人祠饗不

忘廟屢廢而旋復也又遺碑歸然自唐歷五代遼金當
大元戊寅凡五百有餘歲神物護持俾勿壞汝歸興復
之責不在師乎志玄曰唯即以道宮丕構作新廟而奉
黼宸焉既而趙公將志玄之懇以復廟記見屬某拜手
稽首而颺言曰日月星辰帝文明也君臣父子帝彝倫
也山川風土帝疆域也是則聲教所暨巍巍乎與天地
同休孰能名而能報哉今志玄黃冠師因趙公一言而
復數百年之舊俾來者瞻天就日知慕帝德如蟻之赴

羶可謂推原道本敬其所當敬乃知天理之在人心者
曾一息而間斷邪至於稽古樂善因機就功眎贊皇猷
思成比封之美又以見趙公事君治民孳孳焉以堯舜
之道存其心者也誠宜特書以詔來哲仍繫樂章使都
人歲時祀享登以歌焉其詞曰

帝降諸馮東方人兮幽幽深山鹿豕羣兮耕稼陶漁至
為帝兮風動八區烝人一兮矧惟析津帝經制兮物不
苦窳化土泥兮聖靈在天濡鴻私兮阜財解慍南薰時

兮爲飛魚躍日用而不知兮風移俗變天理存厥彝兮
燕人懷思歆明德而祀兮八音廷陳鳳來儀兮九疑雲
深望何依兮我賡九歌言匪空兮皇天降衷克綏惟帝
聰兮惻彼下民中庸具鮮充兮嗚呼胡能一天下之慮
允執其中兮

大元故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陳公神道碑

銘

并序

士有奮身韋布作時蓋臣志足以有爲材足以應變氣

足以克守學足以明義毅然以致君澤民為己任雖罔
獲克畢厥志不幸而罹患難猶能挺樹名節勵薄俗於
當年激清風於來代古難其人今於宣慰陳公見之矣

公諱佑字慶甫世家趙之寧晉為人固窮尚志好讀書

恥陸

出馬
援書

混泥塗間癸丑歲以藝能應穆王府辟一見

而列侍從官公勤勞所事進盡忠言王嘉其大有裨益
遂賜號尚書俾顯異於眾及分土陝雒具監與守丞承
制封拜以公克本道軍民總管治洛邑關河衝會政荒

民耗困於兵賦轉輸不大更張之將無以為治即啓其
利病之要者得廿四事率如請又奏免征西屯田軍士
數百家歲負糧料及椒竹等課甚衆自是殿夷戾息日
就安集之樂八年間規為保障率以身為律度至今人
賴其惠至元二年調官制行授奉政大夫南京路治中
徐宿大蝗移公督捕役農民數萬度其勢猝不能殲秋
稼垂成即散遣收穫自掾不然秉遺無餘或以不可諫
曰救菑獲罪迺所甘心朝廷以從權躡之尋授嘉議大

夫衛輝路總管其治比洛愈精勵有方正官紀革吏習
杜私交審聽斷務以至誠感發期於實惠及民每庸調
之下必經畫寬便使民有餘力部內屯戍習豪橫眡民
司蔑如莫敢誰何公因事致詰落其機牙衆譁噪擁其
長以來意在根觸公坐廳事上折之以理厲聲色略不
相假貸為氣褫而退自是合境肅然奉教條惟謹復比
于祠大起孔子廟暇則集諸生肄經史以敦教本至風
化大行吏民稱美刻石以頌之時憲臺初立首以材擢

授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公憇其責與志合踔厲英
發擊豪右擿姦伏逆見隨決所至以神明稱貪墨者往
往投劾而去褰帷具瞻有民動百城之目平時底蘊雖
略張設而惓惓朝廷之心不食寢忘嘗以三本陳事忠
嘉剴切反覆論列至屢數千言大率太子國本建立之
除宜早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崇人材治本選舉之方
宜審又羣小流言干撓庶政恐習以成風私門萬啓於
下公道孤立於上臣知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

之口事雖不報士論偉焉時機務多出尚書權臣意欲獨專柄用乃以併中書設三公為言事下大臣勅公預其議有說公宜審所向可致大用公不顧乃直言可否曰中書政本所係併尚書為一省便右丞相安圖位尊望重宜端揆如故三公虛位不須設置衆因以聞事遂寢斯皆國家大計人所持難公慨然吐論曾不少顧自是忠直之名聞於蓋代然不悅者衆矣俄遣僉書中興行省事十三年改授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屬吏憚

公方嚴有不安者仍諭之曰汝昔為顏今跂吾以法繩之昔為跂今顏吾以禮遇之善惡自取吾何心其間衆悅弭耳趨事許蔡郊有劇盜號賊李三黨結其衆軒頡囂囂公然剽刼光焰動兩河間及公來逸去以計捕獲即搃殺之萬口稱快明年春進拜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時江左初下人情艷凱例賂遺相尚公表以廉正濟以恩威遠懷邇又浙人忘亡其不貪毋擾之戒茲有驗矣福建平大軍俘溫台新附萬餘人而西公力為申

援還民伍者什七八越支廩繼米幾萬斛掩為兵食驗
籍復於舊行省下令算商酤頗亟公建言兵後瘡痍未
復宜停徵以示優卹遂檄公覆明台營田歸頌新昌值
玉山寇出剽報至衆謂可去曰吾守土臣義不當避去
之民曷依俄克黨突入衆寡不敵遂遇害實至元丁丑
歲九月七日也得年五十有六靈輒抵越人士素服哭
祭皆失聲願留葬起祠以奉嗚呼非守義不回推忠及
物安能感人心如是子變請兵討復得首惡七人僂越

州市次子臯扶其喪歸殯洛陽縣之北邙原公剛明廉
介博學有經濟材信道篤立志堅從政果於應變為尤
長氣之所克雖百折不撓故處大事臨大節審量合義
挺然力行要欲表表有所見於世而勢利可得奪耶其
愛君憂國之忠出天性固然與人交有終始不可干以
私官二千石三十年自奉猶寒士不知富貴為何物可
謂甘貧苦節不愧神明者也以用罔能盡死非其所計
聞識與不識舉為愴惜之生平喜作詩詞必已出能道

所欲言節齋具別號云曾祖懷妣范氏祖忠妣張氏世在野父諱子安性慈祥美丰儀易農而醫壬辰際以其術多所全活陳氏之興豈其是耶用公貴封資德大夫妣張氏順德夫人賜錦衣各一襲公夫人翟氏以貞靜能安公貧子三人長曰夔武畧將軍佩金虎符充某路行軍總管次曰臯讀書克家矯矯偕有父風次庶未名女三俱適士族孫八男女各四人卒事之明年孤子夔等喪服纍然百拜涕泗以墓碑為請因念公與不肖交

素厚死生之際三入予夢皆有明徵豈非精爽交感動
於彼而應乎此然耶雖既挽而復誅其感於予心者固
有所未盡今屬筆來圖不朽以義以分其敢以不敏辭
謹按母弟知府天祥善狀勉為論次之銘曰

維天降材畀我共治其道伊何曰忠與義安而行之匪
功匪利致君堯虞否乃予愧不曰蓋臣其將孰謂堂堂
陳公元精貫中貞亮之義謇諤之忠以剛而順以介而
通養我浩氣塞乎昊穹一朝遭際奮從雲龍即事進諫

礪夫深哀列二千石敏焉赴功以德以讓凜兩漢風擢
登使車攬轡而東三年齊魯一鷄橫空治安陳書袞職
是縫明我國本如棟之隆充庭預議孰知雷同屹然有
立砥柱河衡望公廟朝帝載奮庸持節江海卒與禍逢
命也何言其來則豐哀哀嗣侯子職大供臨江一慟搢
夷姦兇憤雪九泉與沒其躬瘞陶之墟交川溶溶顧瞻
佳城祖禰是從魂兮歸來安此新宮忠傳孝繼有決其
風是維慶父之表過者敬恭

大元改真定路兵馬都總管史公神道碑銘

并

序

雲雷合奮屯難伊始君子以經綸為艱攬搶廓清恢我
文治世臣以守成為重維史氏倡大義起管朔爰自都
帥公仗鉞分閫來殿鎮方擴武略以濟屯角羣雄而宣
力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繼以太尉留後二公篤忠貞昭
嗣服治具粲張民物趨阜至於知垂創之維難審守持
之匪易躬念成規洞焉恐墜卒之承先志而推方岳之

賢著治效而冠羣辟之列者總尹史公其選哉公諱楫
字大濟世為大興永清縣農里大家曰成珪者公之曾
大父行北京六部尚書曰秉直者公之大父金紫光祿
大夫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曰天倪者公皇考也初乙
酉歲父金紫公遭罹仙難時候齒雖稚資稟剛毅沉塞
已能從叔父忠武公破走仙復真定衆謂臧孫達其有
後於魯矣及長不妄言笑善騎射博戲音樂略無所意
開府公奇其好尚不凡令給事左右俾習知政務己亥

歲奏授公知中山府事惟定武衝會務殷使輶營帳中
外騷屑公措畫有方數年間民賴以安尋充征南行軍
萬戶翼經略公徇地斬黃間當戰攻殊力值阻乏則頻
舍樵爨經營百至甘苦與衆共之及還一卒無饑疫疾
失所者丞相以公材果從政治兵皆所於可壬寅春引
覲太宗皇帝奏曰臣先兄天倪死事際緣姪楫孺攝行
其職今業克負荷請解所佩金虎符畀之臣天澤備列
戎行俾兄不失舊物臣之願也上大加稱賞即授公真

定路兵馬都總管蒞政之初顧惟鎮府表山帶河連屬三十餘城生殺進退咸倚揣決一旦惴惴繼述有夙興夜寐謹身率光明政化信賞罰任良能汰貪墨劭勵農士惠鮮鰥寡庶繭絲輕而保障之功可立辛亥歲朝廷肇議賦額戶率徵白金一鍰名曰包垛銀諸路審其重莫敢倡言公毅然請於上曰兵後生意未蘇民恐不堪如銀與物折各減二數庶民力少寬且無逋負允其請詔為定制迄今天下賴焉各道發楮幣貿遷例不越境所

司膠固取息二三歲一更易致虛耗元胎商旅不通公
騰奏皇太后立銀鈔相權法度低昂而為重輕變滯滯
而為通便時又有言食肴之醬請按籍計口椿散者業
已從之公詣行臺論其不可曰鹽鐵本貿易物難同差
稅一例配著今民資單弱是愈抵於困不若依舊便議
遂寢嘗有寇行劫保之南鄙捕罔獲時檄所在如盜數
償主公與保將賈會境上議強歸於我公弗辨徐曰盡
付之第竊發地約敝邑耕斲去其囊橐以絕後患何如

賈悟遂誣我免輸償錢數千緡元氏郭其姓者愬府僚屬於達官按問既而質無實達官怒欲抵郭死公力請釋之曰此人以重辟謀陷汝等何援為公曰殄之以懲後未若宥之死愧其心也況人命至重豈以妄言某等卒窮極戮哉竟杖而遣之辛亥斷事官伊爾根特古斯來按本部性苛察喜事凡被劾者凌轢羅織莫有脫其彀者公能隱忍將順使虐戾斂熯不致濫及非辜害吾事而已其已籍沒者十數家公奏明其冤竟皆復業公

之救時濟物民得受一分賜其不自顧藉類多此中統
建元首授公真定路總管同判本道宣撫司事遂舉明
州縣文學屬吏三十餘人後皆致通顯云三年齊叛平
忠武公首奏兵民之職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家
始公即日解紱以職讓其弟江漢大都督權角巾私第
裕如也遂選勝西郊築治亭圃日以植花木玩泉石為
佚老之計澤車數段徜徉遊詠人不知為故侯大將
也以至元九年二月邁疾越廿日薨於正寢春秋五十

有九某月日葬獲鹿縣明丘鄉安社里之西原公之純
正莅官嚴恪親戚左右罔敢一語私於其間至若民情
鬱而未宣時政舛而未便寢食為不安思有更張而後
已終其身無聲色逸靡之娛其奉上接物刻已自勵不
一毫及民前後積負至四百餘定弃官日方議易田宅
以償朝廷閔其廉為代輸焉故在官三十年間時和歲
豐政平訟理鎮之士民輕裘緩帶鳴絲跕躡嬉遊宴行
樂史氏之無事內則連薨接棟井肆夥繁河朔兵餘獨

稱萬家之盛外則阡陌縱橫耕桑彌望熙熙然為樂郊
之民及晷而報政崇獎聲實俾為諸道法宜矣夫人三
完顏氏北京路左副元帥某之女沙珠氏金紫光祿大
夫北京七路兵馬都元帥烏頁爾長女布薩氏子男廿
一人曰炫武德將軍常德府管軍總管曰烈早世曰煇
奉訓大夫孟州知州曰燧朝列大夫東昌府同知曰熒曰燧
卒曰炷煇曰煊潼關提舉曰燭燃炎曰煬承直郎僉嶺
南廣西道按察司事曰燭曰燧行省宣使曰煥烘炬所

烜烜女子一十三人俱適華族孫男廿三人長達喇齊
武德將軍鄂州管軍千戶餘並幼女孫一十七人若子
與孫服庭訓迪檢押略無統綺驕豪之習飄纓若綬爛
焉盈門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公誠有焉公薨十年嗣子輝熒介公弟征東經略使樞
密御史中丞彬以神門之表來請某惟曩昔為省郎公以
民事上計意有未安者憂形於色固已竊歎其有志於
民及按部燕南延見故老歌頌遺愛有不能忘者又知

夫流風善政感人之深也如是輒第其門士李豹善狀而系之以銘其辭曰

繫農之務世服勤正以篤實天為親史惟累葉耕而耘一氣厚積生元臣惟元再傳彪其文弱冠崛起乘風雲中天草昧殊未分亦能當閫收元勲豈其垂裕彌後昆大忠遽掩豺豕羣是為明府皇考君公今嗣封昔孤童已能馳射精絕倫利器小試無輪囷堂堂大府恒山軍一日作牧兩漢循於鑠叔武經且綸大綱一舉萬目振

如何畫法參能遵保民無踰家富殷弊去太甚輕絲銀
權臣按事何斤斤斂回煬艷燄吾身拔擢良善脫已焚
載具清靜民謚寧丹砂成金頑化仁潭園水滿花氣薰
高牙大纛馳朱輪崇高有餘足具陳公曾目覩耳弗聞
公堂糲食坐日曛念念民事憂絲棼絃歌萬家和氣溫
農夫不識城四圍桑麻蔽日原隰昫熙熙鎮土三十春
歲時報政帝乃訢褒顯班上諸侯裊白頭一德酬國恩
用昭先功畫麒麟惟冥報果忠與純慶流又見螽斯孫

功成身退素所云笑解留務遠世紛郊原花木清而芬
拂衣去作封山神空餘遺愛沾邦氓甘棠懷思墮淚存
零落何必西州門嗣侯追報圖不泯哀號罔極悲秋旻
我銘騰兮舌可捫擬配大茂增雄尊孝思永言世所敦

淇州創建故江淮都轉運使周府君祠堂碑銘
郡邑之設因形勝而稱望雄由變遷而有併置至於廢
起千載之餘功垂百世之後俾存歿懷思感人心而不
忘者非豪傑經濟之士未易致也朝歌殷故都兩漢縣

焉魏齊來移理衛縣河朔經途東出鉅橋之西而朝歌
遂墟天兵南下鉅橋正途亦廢自太行東接浚郊莽為
為林灌行者並山取捷躡跡於兔蹊鹿町之間又分當
相魏汲三會之郊盜賊囊索其間日禦人為尋常邦君
邑長顧目前不遑奚暇遠圖哉故羣行恣睢莫敢誰何
者有年於茲壬子秋國家經略江淮擢行臺聽事官周
侯充諸道轉運軍儲使仍置司於胙侯道出朝歌登鹿
臺遺址顧瞻河山愛其沃壤且歎夫梗阻若爾慨然懷

辟易興除之舉己卯歲公以事北覲圖利害上之朝廷
為報可詔以彰德大名衛輝漏版戶五千實焉復其徵
三年因易號曰淇州縣曰臨淇特勅公領辦其事於是
推賢擇能申令講治設官府建倉廩立市廛外則表疆
理布丘聚開阡陌梁津夷險以便行路置淇澳思德南
陽薛村等鎮以間迥曠耕牛田器及飢貧不自存者一
仰給於官下至取材於山陶甕於野率躬親規畫略無
倦色西山鐵官窰竈公出本資悉發其伏利自是四方

流徙願受屋胥宇者日接踵而至商通工易貨委關閭餘糧畝棲烟火連甍鳴雞吠犬相聞和樂之氣達於四境侯復以既庶且逸無教可乎遂建孔廟立學師敦化基而厚薄俗不五載內外修治井井可觀邑居過客相與咨嗟歎息曰曩以荒烟廢堞之墟化為樂郊樂國向也流逋傭耕之民今為恒產完美之室雖天休涵濡非我公建白興造之力疇克臻此既而公薨於位子錯襲職繼述先志有光於前者至元癸亥轉官制行州隸於衛

耆舊馬良等謀於衆曰公去世逾遠吾輩生理日完嗣
侯又歷官他郡其開建本末卵翼深恩匪立祠樹碑奉
祀光揚何以報盛德而圖不朽乃相率度治城乾方爽
塏地廟而貌之十三年秋適嗣侯自魏府別駕代歸良
等邀過妹邦大合樂以落之相與請予文以紀其實走
早辱公知敢以不敏辭念古之君子興事造功率忠愛
持心無一毫功利自私克成碩大光明之業故民戴之
如父母仰之如神明宜矣如公初以轉致之便興廢棄

於荒殘因丘聚之成養流布於完實又未嘗占據膏腴
營治已私為務誠可謂持心忠愛豪傑經濟者矣致感
人心存歿罔間耿耿不忘者如是據禮當祀在法宜銘
公諱某字德甫晉之隰人孝弟忠信慷慨尚氣義蚤以
材術振耀一時仕至江淮都轉運使其豐功碩德具載
墓碑茲不復云今嗣侯自武德將軍陞嘉議大夫佩金
虎符淮東高郵軍總管銘曰

河山兩戒殷故墟自昔土壤稱膏腴千年廢治灌莽區

殆似淵藪藏逃逋政以規畫無良圖堂堂周侯烈丈夫
一朝王門牽華裾利馬思興害思除南來主漕過此都
顧嗟形勝資豺貙何忍蒼赤為肉魚龍庭入奏為允俞
一語能沛天恩濡郊圻中畫開井廬連甍表植左右閭
日中市集百貨俱荒榛一旦為亨衢流民賴之彫瘵蘇
勞來又復三年租夫耕婦織圃有蔬桑無附枝麥兩塗
芄芄翠浪西山隅昔馬餬口今贏餘我衣我食公所予
欲報之德父母且胡不鈞弘秉事樞天奪之速為世吁

公去雖遠愛豈殊身後報謝當何如
闕宮盤盤列綺疏
繪肖公像儼以居歲時豆邊民駿趨
脂牲在几酒在壺
坎坎鼓擊吹笙竽睇公風馬乘雲車
神兮歸來意恒愉
風時雨若蛇蟲道甌窶滿篝厲鬼驅
我詩剗石誠無諛
採之民謠與同符大書特書不一書
太行礪兮河帶紆
黃童白叟相攜扶猶有墮淚沾龜趺

資德大夫中書右丞益津郝氏世德碑銘

有序

至元十七年中奉大夫參知政事進拜資德大夫中書

左丞被二品命服中外具瞻越郝氏惟煒公乃顧宗屬
言曰自惟疎簿烏能致此茲蓋我祖考勤勞貲積篤祐
餘澤集於後人乃克有濟今新壠辛建麗牲有石惟是
大書顯刻表飭神道庶幾報明靈昭裔昧而傳永世然
非賴篤古達辭者其將伊託遂以銘章見屬某以寮雅
故義不當辭謹條其族系世德祖禰之所以劬躬燾後
資德之所以起宗顯親者迺後之以銘詩維郝氏其先
霸州益津縣人資德之曾諱贊少擢律科第授憲部檢

法為人文無害以獻疑平允稱正隆末遷司理叅軍佐
進發部歿兵間曾妣鄉進士王公之女德柔嘉有母儀
祖諱誠長身秀髯丰儀甚都早以義勇聞大定初獎死
事子孫得敘用材武投衛軍鈐轄盧溝當國都西門水
潦時至艱於航杠承安中大起石梁府君首膺選督役
醕辦最功陞昭信校尉貞祐初燕不能都扈德陵南遷
得疾卒官下享年六十有七祖妣同閨大家亦王氏姿
淑貞事舅姑孝謹生二子曰璿曰珂壽七十有八終珂

早世草場府君璿即資德之顯考也天性孝弟初鈴轄府君南徙靡所依藉奉母夫人走汴中塗困乏置母便所與珂索食鴈間游兵遇皆驅之去敦武君泣請曰弟幼不任事又母所鍾愛幸免以視義縱珂還行復念珂終不能遑將其母因跽而訴曰將軍以母故釋弟然母老須璿可生且為人子不竭力於其親將安用為敢以死請遂伏馬首不動兵怒以佩刀刺之即仆地作死狀兵委去因護母與父會後用恩例調京城草場副使官

至敦武校尉至元乙丑某同資德在東平史侯幕獲升
堂謁拜時敦武府君壽期頤氣貌魁偉其齊家勤儉有
法若一官府然資德年向五十佑封君列卿士長已貴
朝夕溫清門內事必咨而後行府君晚樂道家言遵其
禁忌以靜默自處其修嚴如此明年春二月邁疾考卒
齊氏寓館春秋八十有四資德扶柩歸葬真定縣西三
里安上原之新阡夫人馮氏祔焉夫人出棗強腴族性
貞烈主內務殊儉生平樂於為善至絕葷酒不御每晨

興炷香禱曰願聖人壽天下安妾家亦沾餘佑又月具饌食囚繫為常初資德為郡決曹歲壬寅有盜劫臨城石帥家以疑得免劉等十餘人繫之皆誣服上官趣論報夫人訪得里間有稱其寃者歸語資德曰捶楚下何求而不得汝當盡心詳審恐及無辜資德亦方以臧驗未白致詰及承教仍文移緩其事尋果獲真盜自是資德於獄情愈恤慎後復全活張紇堯等十餘輩由是而觀昔雋京兆母聞不疑於囚徒多所平反即言笑異常

不然慘而不食以夫人教戒方之賢於人遠甚又近舍
有賣餅翁媼併亡喪不克舉夫人鬻粧奩中物掩瘞迄
成禮非出天性能然耶中統甲子歲正月十二日以疾
化於私居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子男一即資德公女
一適尚書許公孫五人曰思仁謹愿克家次思義資溫
雅有幹局材官嘉議大夫諸路人匠府總管次思忠性
果達少中大夫同知真定路總管府事次思禮思敬重
孫二女孫二竊嘗論古之人因陰積而獲顯報由仕宦

而位公卿者多矣然非濟以材德則卿相之任有不克
負荷者今郝氏連世孝友純善罔侈厥報委積流衍介
祉於資德公公廼傳德襲訓自微而著莫不材稱故能
依光藉潤遂貳台輔是皆祖宗載基載播於前而公以
材德肯構肯穫充大光揚於後故也今復援賜鼎歌鐘
之例載德象容刻銘樂石垂示無忘可謂適追先業濟
其世美者矣其詩曰

商啓期封肇迹太原因鄉定氏郝姓乃蕃晏相變將實

為裔孫逮晉中圯族系枝分散處朔南異宗同源處俊
相唐立朝直聞義形于主忠烈名存維德繼顯乃理之
循暨暨司法奮跡益津平讞庶獄廷無冤民毅然就列
奮彼祇勤於赫鈴轄職司徼巡駕梁桑乾萬石鱗鱗神
工雲倬增秩疇勛敦武趨父奉母南奔中塗阨阻孝義
兩伸施於閨壺德馨悅帟三世一致封培善根宜達而
室歸成後人篤生賢孝夏出人羣持衡機務叶贊經綸
華軒駟馬乃大于門不有其美推功本元爰求我銘載

必其分我觀資德才全德洵仁以濟物謙以持身須彼
陰積蔚為名臣隆隆新丘萬象傍鄰表列華柱石臥蒼
麟神維顯思孰知蒿煮匪義奚立非孝無親移忠於上
垂裕後昆恒岳之陽潯沱淪淵峙無極永昭刻文



秋澗集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秋澗集卷五十五
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苑華

欽定四庫全書

秋澗集卷五十五

元 王惲 撰

碑

大元國趙州創建故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
相贈太尉忠武史公祠堂碑銘 并序

自昔以功德而獲大任既歿而饗常祀者鮮矣况得匹
夫匹婦之心者哉如武侯卒而蜀人祭於陌梁公去則

魏土廟而食寥寥千載幾何人斯若太原郡趙相師表
百辟名節獨著薨謝之日葬加殊禮錫美謚無異議民
有報祀而得衆心之同然者今於忠武史公見之公肇
自太宗朝襲世爵付以全趙四十郡命其經理整戢之
而公宿兵陽夏歲例歸跡師每過趙遲遲而行念此郡
甫離兵燼經涂南北環視千里間野枯民曠畧無生意
公閱其如是必為察民情之所苦留情體訪凡賦役偏
而不均獄訟冤而且滯者無問巨細一有之即以為有

害於政也立與之均調而疏濬之與民間無所求索自
貶威重告語約束必親詣閭閻其一切興除寬假之力
又有大過人者會趙郡秀民共倡為白衣經會煽七縣
間不逞之徒因端竊發以至蟻動螺聚伺昧嘯亮約屠
城邑資藉梟雄以為依庇欲乘期竊發適公歸至郡有
以叛告者公曰若此者有亂之萌無亂之形處之為最
易易耳但須以計戢之無趣其變公外示閒暇覘黨魁
所在為伺其巢穴密羅之盡出其不意掩捕獲焉訊之

具服示所懲責餘悉貸之且以告屬邑曰渠率已殲餘
不一究以安反側趙人遂安迨壬寅歲詔作丘甲時歲
荒民移排抽戶推事竟推不滿者三千數有司以狀白
公曰業無所於取缺之以需可也守吏以軍興嚴惴惴
不敢諾公曰以民困故非敢私脫有悞責我任不汝及
也殆紀後乃如約不數年保障休息恒襄間熙熙然一
樂國也公薨後十五年前蘭溪簿郡人李瑛憲義重報
貞而有幹為一日謂趙之父老曰吾儕小人樂有家室

得至今日者可不知其所自斯皆忠武公恩造骨而肉
之之德也終無以圖報將死有餘負惟是起祠奉祀庶
酬萬一衆曰諾遂相與協力作新廟於郡城西里迄三
載廟成神栖像設翼翼有儼凡用鍰三千七百餘緡已
而州貳政蔣人賈英嘗屬纊韞左右公覩其若爾感念
疇昔曰丕厥構則罔及迺以樹碑頌德為己任以某知公
平生頗詳不千里遠請書其事於石某以下吏故有不
敢多讓者因勉為次系之公諱某燕之永清人資忠亮

謹畏以度量雄天下歷事四朝入則坐廟堂出則分閫
寄者五十年當其臨大事決大議夷大難不動聲色卒
收尊主庇民之功此天下所共知茲不復云顧惟治趙
之績在公雖一事惟其恩造之功至故能感民心也深
化強梗而為善良易慷慨而為忠厚以致其生也如父
母戴之其沒則以神明事焉嗚呼休哉人稱至人不死
以氣之精大賢不亡得氣之英公英爽在上其眷戀於
趙人也審矣仍作歌詩遺之俾歲時虔饗以侑肴蕝椒

漿之薦其辭曰

常山鬱兮蒼蒼陣堂堂兮公則亡趙之封兮四開風雲
慘兮漢故臺望公不來兮莫知我哀公精英兮弗昧山
川開闔兮不隨以晦公不忘兮德在民思之在心兮其
存則目存之目兮思則固廟而貌之兮其以故招公來
格兮歆嚴裡颯冷颼兮雲旂紛懽光靈兮愈於生存福
我兮孔那驅癘疫兮辟妖訛風時雨若兮歲時和民報
祀兮心乎靡他坎坎擊鼓兮舞僎僎饗有肴烝兮登有

歌麗碑嵯峨兮永言不磨

大元故懷遠大將軍萬戶唐公死事碑銘

并序

天下有酣戰之士拳勇絕人捐軀徇國雖一時之短其
義烈言言超千人而挺生奮百世而獨存者誰乎南陽
唐公其人也公諱琮世內鄉縣浙川之白亭伯祖諱皋
金季以鄉豪署峽口鎮將父諱慶仕亡宋用邊功起身
自保義郎京西副將累遷至左領軍上將軍諸軍統制
歸附皇元後終江淮軍民安撫使惟襄鄧自昔為用武

地唐氏世鍾材武繼領韜鈴剛毅奮發馳聲疆場稱山
南名將家公軀幹魁傑而善於騎射黝色鷹視氣吐鐘
鉉然擐甲橫槊出入行陣人愕而聳之至元十三年襲
父爵授武略將軍管軍總把明年丁丑轉武德復安撫
使仍佩金符十六年以勞績進階宣武授金虎符管軍
總管十八年陞懷遠大將軍萬夫長二十年改授唐州
軍府萬戶二十五年移鎮泉道屯駐春陵時安南保叢
爾域負固不庭聖上震怒詔諸道兵以討之公到鎮甫

二旬而檄至即閱數軍實申嚴節制明日大燕郡僚敘別或以期遠緩發為言公曰不可征討國家重事忠勤臣子大節況吾家三世迭將迨不肖之身分符嵩閩備其爪牙恩寵深厚思畢力邊陲以暢天子威命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尚敢以顧忌為計哉詰旦啓行旗旆精明鼓角清亮識者壯之遂會諸將屯靖海境谿嶺湍險艱於馳逐北兵不習地里與鱗介爭利於舟楫叢薄間已非所長加以瘴癘流毒海颺騰炎吏士觸冒疾疫者

過半躬自撫視左饋右劑恩義備至若父兄之於子弟
致人人感激思奮島夷幸我師不利乘便突出逞獍肆
凶次年己丑三月大戰於鹽場之三江口公率衆先入
所向披靡賊兵衆開而復合者數四致麾下散失公力
戰手剗數十人以沒得年四十有九訃聞部曲至刲股
肉致祭朝廷為嗟惜之公天資雄峻沉鷲有將略號令
精明拊循有素期於恩威兼濟當戰陣際奮勇愾敵不
自顧藉有古烈士風概故所向克捷自筮仕不十年正

位帥閫平居與人交氣怡辭溫謙恭惟謹未嘗以色待
物人視之儒素也其死生義利胸中權衡素定決非奮
不慮死徼取美名者嗚呼忠義天下之大閑志士仁人
終始一致雖顛高低不吾壓也豈以暫不幸而墮吾名
節哉王者推而褒之所以砥礪多士窒不軌也故周崇
死政漢寵死事然皆有等級次序俱未若皇元即以父
祖之爵祿畀其子孫有崇無降其報卹激勸之典視前
代為重公可謂得死所矣夫人李氏亦內鄉大家資度

純懿克媲公德孝以奉舅姑慈以鞠幼稚生三子一女
孟曰世忠仲曰世英季曰和尚孫二長靈童次保保世
忠子也世忠嗣承世爵往奠舊服追忠思孝罔替箕裘
奉公衣冠葬襄陽穀城縣鳳谿鄉丙山先塋之次起祠
墓前歲時享獻庸展哀慰復念非假辭紀績曷以垂鴻
無窮倘得書太史氏則先業為不朽矣遂介秘書監丞
申敬再拜來請某以忠君孝親係風化之所在有不獲
辭者輒論列而係之以銘其辭曰

武當西來萬馬驤漢水東注為滄浪鳳谿之里穀百邦
盤盤沃野開荆襄丙山衣冠唐所藏維茲唐侯百夫防
佩服義烈南方強三世崛起參戎行幢牙茸纛金節煌
王常鐵石我所將萬甲夜卷趨敵場桓桓不憚天戈攘
誓此一去批其亢春陵宴訣何琅琅山谿失勢臣分當
蛟鱷肆毒紛蜂螳落落銅柱鷹孤揚海霧翻瘴癘三江
奄奄戰鼓聲則鏜一債不揀千夫僵蛟匣零亂劍有光
臣維有實甘自戕一日之短百世長恨以鱗介易我裳

義存義亡臣節昌勝負况復兵家常卹典昭報恩澤滂
嗣侯孝思示不忘葬而從祖享有堂巫陽下招為悲傷
羈棲胡為滯此荒魂兮歸來安故鄉牲拊肥腍羅酒漿
部曲儼侍備兩廊鼗鼓鐃鐸聲鏘鏘子孫歲時供烝嘗
銀鈎翠琰勒我章忠傳孝繼淵大決陵遷谷變事巨量
英聲載世永不忘

順德路同知寶坻董氏先德碑銘

有序

至元十七年奉議大夫蘆越鹽使司提舉董侯孝良以

規辨功最陞授朝列大夫同知順德路總管府事自惟
材疎能謏何以臻此茲蓋祖禰積德累行涵濡慶澤所
從來遠矣惟是斲碑樂石光賁松梓庶克自信適追仰
報罔極迺介府幕陳從慶贄禮幣百拜以先塋碑為請
某承乏燕南以明新是任惟孝與義為世大經今猥來
屬筆有不當辭者謹按所具事狀董氏世居燕之武清
縣南仁佛里金大定十二年改新倉鎮作縣故今為寶
坻人曾祖以農為業代遠偶逸名諱生三子曰永進曰

仲仁曰藥昆仲既蕃孝愛日篤以資雄一鄉永進娶彭氏女實生寶溢府君諱柔蓋侯之皇考也府君行孝廉善居室一介不妄取與諸人里中以善人稱之二親嘗臥病治療罔效府君曰嘗聞人之肌肉可愈因瘞於是默封股肉雜他物進之服之果良愈既而父目病幾於凝盲府君又以舌日舐其目無幾頓還舊觀邑里稱歎以為孝感所致云嘗以事之保暮行通衢間蹙得白金一巨餅值幣百餘緡詰旦持坐獲所候求訪者失主至

物色詢不妄即付之至於年子錢貧不克償者率折其券以貸自是孝廉之名軒著燕保間當途者聞之以謂不苟於得可以臨財厲俗用薦檄充保定務商權次任寶濫竭鹽支納益用心稱物極平施之方公私皆有賴焉至元十三年以疾考終牖下享年七十有八董氏其三代皆竈寶坻故塋至公始徙家武清之大定沽遂改卜聚落之南京原是為武清新阡孺人蘇氏信都大家事舅姑主內務以孝婉聞生子男三人孝義孝溫孝良

太君資藉訓迪納規矩中者居多故母儀婦道宗族取
法焉今年九十有四起居飲啖精健如五六十人孝義
有融德不樂仕宦二子長曰順管勾鹽場事次愛孫孝
溫純謹有幹局充鹽使司判官三子和張驢昌孫和任
鹽當官和之子巴克實邁珠孝良孝友純至幼習司空城
旦書及長兼通國朝語嘗給事貴近以材果管勾三汊
沽鹽官事至元十年秋大霖三汊被浸亭戶例狼籍阻
飢侯致卹申明上官發廩米四千餘石侯乃計口均給

民免菜色水退侯諮度原隰終復為患議戶抽一推起
土障塲請於上允焉明年水果至無所虞矣以能陞本
場鹽司大使仍佩金符以寵異之先是厯年牢盆錢不
計成鹽多寡即驗丁全給致本耗而課不充後復給與
不時課不辦而卒日困侯白所司草焉遂驗亭戶煎數
在官仍半給之復需其畢運為足其所當付至曩之滯
而未頒者仍皆為畀之至今遵行官卒兩稱其便十三
年亭戶之哺無可於糴侯以鬻造孔棘恐軼歲辦出私

廩二千餘石稟食之未嘗更其費十四年用薦欽授宣
命官奉訓大夫尋陞奉議兼提舉蘆越鹽司事十七年
以均幹有方程辦饒羨積前後勞遷授今職侯以民社
重寄非財賦可擬宣力有加焉子三人長曰革中書省
宣事次阿珠次哈尚特格初寶濫府君刲股肉以致親
和厥後府君洎太夫人蘇氏在疾子孝溫及侯與室劉
氏亦踵而行之由是鄉里論篤孝者以董氏為稱首鳴
呼孝者人子至行揚名顯親之大致也然代以孝名者

非一若休徵之剖冰求鯉孟宗之泣竹生筍李建進藥而病即瘳盛彥慟哭而明復故今董氏之刲肌而愈親疾可謂情迫孝至殊途而同歸者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至慶流胤裔移理於官宜矣後之來者復能致揭兩間以極忠厚孝廉之美將見董氏福祿淵流而未央也是宜銘銘曰

暨暨董氏起家幽墟繫曾祖君是生三珠孝廉溫潔玉瑩不瑜我屋豐潤爾焉德劬維寶溢君乃皇厥圖一廉

厲俗致身仕途我幹我均我權我酷人勉不足我恢有
餘夫孝何居曰父母且病則致憂已何暇虞越惟親安
其樂愉愉要以情至同歸殊途錫我胤類德宜不孤篤
生賢孝高大門閭連城具瞻有儼倅車顯親揚名實由
懿模適追圖報於烏是需岌峙豐碑螭首龜趺丐我銘
章大書持書幽陵蒼蒼渾流徐徐照映鄉梓永承德隅

故提刑按察僉事劉公墓碑銘

并序

奉議大夫提刑按察僉事劉公既窆之明歲其子珪感

然以追遠之志來諗曰孤不天先君勤勉王事不期顯
歷半道傾摧俾任重致遠之舉罔克攸盡在珪慕終養
之榮曾弗少及不孝之大無足言者惟是刻銘麗石表
見墓道庶不朽而為新寵光幸憲使閩焉某惟曩嘗與
公翱翔中書有聯事之雅以分以義有不敢亡友靳者
謹按事狀公諱濟字巨川其先真定行唐人世在野大
父某個儻尚氣為鄉曲所重考信方直有父風以植產
致富心存樂施貞祐兵避地陳潁間散財濟衆人多傾

赴正大末所在遊騎充斥令民團結相保衆推公充鄉
義兵都統已而沒於事公信之冢嗣也自總角姿嚴格
不知為兒嬉及長明吏事時趙人董珍者來領魏郡材
公為郎署府從事民政軍務多所裨益中統建號省府立
擢賢舉能以恢廓宏績為亟路辟公應選遂補省左曹
掾四年間精覈吏務氣明而事辦然所期攸邈有不屑
為者尋除貳上都糧料使會當佑平致太庾京積已而
充中書磨勘官真定郭文進者撫白肖二人毒殺其父

歲久莫決府以疑獄聞命公往讞既至按覆簿牘推察物情不終日而虛實兩判鎮人稱其明朝官嘉之至元七年初授承直郎太原路總管府判官公不卑小官思以行志惠吾民為念府東有山曰罕山每溝澮秋泛害及關坊公適度原隰相水衝以事宜從上官議可焉衆欣就役自山南抵汾壩鑿渠塗十里以灑水勢自是漂沒患絕且溉傍田數百頃其興利除害類如是明年夏六月大旱步禱烈石龍祠應焉秋賴以熟九年陞授奉

訓大夫知獻州事既下車囚繫填犴間公歎曰盡心
之戒當於焉是圖遂裁遣剖析凡五日牢戶為一空然
後束吏以法拊民以寬慮科調之不均也為等第之恐
田疇之末治也為勸劭之新州治以具視瞻崇儒學以
敦教本內外釐補井井有條其孝弟任卹之化風偃海
濱矣迄今民思不忘秩滿憲司廉其能遷奉議大夫僉
書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十六年四月竟以勤事
致疾既乃終於位享年六十有四夫人程氏魏大家配

公德良稱前四年卒即其歲九月廿九日祔大名

賢

闕

由盆里繁水之陰宅新兆也二子珪玘今珪亦

官奉直郎大明路總管府判官性純孝從政幹果玘歷
管庫甚愿女三人伯適趙郡武氏仲從鄒氏季徐氏公
資明辨遇事風生不肯陸陸一事落人後故所至卒有
聲其孝義出天性固然初調并梁兵西援胸臆事集悵
望南雲泣焉興感曰母氏殯陳四十年不即卒大事倘
溢先朝露目其能瞑乎乃於介使告其所以然諾焉馳

至陳求訪叢垠間罔知誰何因籲天行泣俄得劉叟者
示其處下挿驗所誌物是夕寤寐中嘗有以呵之者曰
汝母何疑當收之速去即是年冬十月歸葬行唐縣甘
泉七里峰之先塋禮也傳稱古人行役云遠必思念其
親以篤孝養若公斯舉何思遑將其母哉又鄉豪董君
死葬瘞陶碑石臥荒壠間身後貧不克剝樹公按部過
趙為求銘表墓以報知己其風義肖上世又如此是宜
銘銘曰

古評吏治匪循即能循傳而列能或槩稱時有緩急事
方責成佩玉長裾艱於奉承維材應變其任乃勝用或
異宜跌焉不興暨暨劉公才長氣弘小試游刃銳發於
硯擢列郎曹風生臺閣若不屑為翩翩荷橐一麾出守
殆古能吏錯節盤根別夫利器苟利吾氓身弗遑睨于
今兩州懷思無斁維孝與義為世儀軌子箕而裘已濟
厥美歸息泉扃神亦寧止五鹿之野由盆之里沙麓茫
茫繁流瀾瀾谷變陵遷墓碑有寔

大都通州郭氏遷塋碑銘

并序

孝子之愛其親也心無乎不至其始也盡歡心以致其樂儋高爵以顯其宗又以安富尊榮歆其親以愜其志望及其終也擇善地敝真宅樹豐碑彰遺嫣別為再祖俾享大宗不遷之祀越是心以為校者於尚書郭君見其純且至焉郭氏世為通州潞縣人曾祖府君諱伯昌尚義有應劇才金季以勞授州之判官方四郊多壘仍歲飢荒賴公力全活者衆民刻惠里廟碑至今其石宛

在金制官分嚴不敢絲髮侵上承下辦惠鮮保障能爾其為人可知已大父諱和字和之資持重擇交而游經紀遠識殊與父肖貞祐初燕不能國遂避地徙河南公奉從母楊挈弟姪至復州鄉梓往返數千里間冒涉艱梗舉宗全慶竟不失舊物是亦人所難能郭氏之有今日其祥實開於此公少樂讀書長以吏業著稱且燕之與潞在昔為轉漕淵會見聞習熟故公於綱計為詳壬辰歲詔立漕司於燕明年癸巳中書鈔赫公辟公為經

歷官舊條新制兼舉而行居無幾何民力大紓而廩儲
崇積會計出納允當詳明官無私焉至今論漕運者皆
以公為稱首國朝丁未公春秋五十有九卒官下祖妣
孫氏出庶之清門內助成家與公合德後公世一年乙
亥歲壽八十終生二子長諱天珪字君寶次天瑞晦德
不仕棣華輝映樂怡怡也鄉里以善人歸之長即尚書
君考秉德清慎直諒多聞以世美繼為漕幕從事為人
樂易輕財好施雖指困解驂未嘗見難色樂從賢士夫

游延致禮待惟恐不盡又通五行書叩之者推明倚伏
率以戒辭為言斯亦知命君子者歟惜乎年不滿德仕
未盡用至元改號夏四月廿九日以疾卒壽止四十有
七子秀生纔十四歲夫人張氏燕之名家女性貞靜壹
儀有光漕司府君既歿夫人持內事甚嚴家道昌宜內
外宗屬入門升堂不覺其母子之互為資也享年七十
有四終所居正寢實至元廿九年壬辰秋八月八日也
秀字秀實姿善淑少以孝聞交於友以誠移於官則理

儀觀魁偉臨事明敏有盼藉甫冠由總制院都事遷經
厯官繼改都省左司員外郎尋就陞郎中已而授少中
大夫禮部尚書今僉宣政院事君自惟起身刀筆不十
年致位通顯德薄才菲將何以臻此茲非先世積善累
慶光潛不耀一旦叢於不肖身者如此是用祇懼昊蒼
罔極報德何從顧惟長城先壠歷年已邈斧封馬鬣傍無
所取穴故祖考叔父而下三樞皆未克大葬言念盡傷
芒刺負背乃改卜宛平縣張華里之北原墨食吉用三

十年春二月壬寅以三品儀物封而樹之庶幾無乎不在之心少有遂焉既襄事百拜以墓碑來請幸內翰惠顧三讓求益懇余以孝子順孫顯揚慎追之義關人倫風教者為最謹按善狀諾而銘諸銘曰

慶由善先順為福原惟積也厚其流則淵譬彼播植用其道而分所宜其根苗華實有不期然而然猗歟郭氏宗族蟬鳩繫長城之故壠不知其幾世幾年堂封纍纍拱木蒼烟偈道塗而且隘無可穴而理必遷張華里西

其平宛宛風水攸寧鬱焉新阡哀哀送終棺衾華鮮祭
以大夫有加鼎籩祔安神靈既厚且堅庶窀穸之下慰
將寸心之少安孰無子孫焜燿聯翩念得之而能竭力
讓春官之孝賢刻吾銘而表神道永以為郭氏無窮之
傳

大元故中順大夫徽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

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上登極之二載詔以前泉州路總管中順王公作尹於

徽制下而公已卒士論慨歎惜其備具文武才未究於
用也明年春正月嗣子謙持太史屬王德淵所撰善狀
百拜來請銘自惟識公始用情交終以義合至元庚寅
歲邂逅於甌閩後二年予入翰林公亦終更來燕玉堂
多暇日夕從游誦誦相得校夫三十年間會晤雖數在
京師為最洽公今已矣銘其墓宜莫予若公諱道字之
問姓王氏其先為京兆終南縣人世將家公姿魁偉勇
而多力幼讀儒書長喜武事飛戔走檄尤翩翩也公既

負器局挾藝能不肯碌碌居人後間出大言掉闔時事
及作為歌詩藻思甚壯激昂頓挫以驚動一世謂將相
無種功名可握契致也然於時貴近終無所合至元更
化以剔民蠹清吏弊為亟公曰茲吾之時也迺走燕上
書請置執法官如是則吏畏政肅澤被於下政化可得
而成六年憲臺肇建遂辟充掾吏公志在澄清一旦抱
牘齷齪鳬進論得失於簿領間恥於屑為纔數月即拂
衣而去適朝家遴選文學士充東宮講書官用昭文寶

公薦得入侍經筵進讀際辭理敷暢間以時務意在互
有發明由是稔知為奇士進見顧盼與餘人異欲大用
而有需也十三年江左平福建內附蠻夷悍輕易怨以
變蛇豕婪婪血人於牙何所靳顧非大行臺鎮之不足
以制內而撫外也故郎署官重其人裕宗皇帝叅聽朝
政迺選公充福建行省左右司郎中時柄用者專尚威
猛不能導揚恩信慰安遠人凡事之悖理政之害民及
私意之所宿者公皆執而不行至面折力諍必理得事

正而後已如宦族趙知府元輩六十三家閒居室潤誣
與山賊通擬梃殺之意在籍沒掩利餘貲公抗言宋故
官累詔恩卹今以昧曖一概拏戮有傷朝廷好生之德
止杖八人餘悉縱遣降將弔眼陳據漳州叛賊勢張甚
招討潘力不支踰城走泉行省以失守罪縛出將戮焉
公曰招討秩三品有罪當稟於朝不可擅殺上官怒遣
督將二人率甲士環公曰字不同署罪當相及公乃具
朝服望闕再拜曰省官不有朝廷脅我以兵欲將何為

吾寧與潘同死字不可得也彼莫能屈潘竟減死論其
守正不屈類如此由是強橫氣褫善良攸賴閭閻間至
畫公像事之廿四年授中順大夫泉州路總管兼府尹
泉據南海津會豪僧吏商假權貴聲勢日凌輒請索索
大府紀綱牟取衆利公折以理拒以威輒落其機牙束
手噤語而去公堂為肅然先時晉江之安溪土賊張大
老方德龍嘯聚畚洞無賴二萬餘人時出搶掠為一方
大患者幾三十年聞公至私相約束曰王老子來當謹

避之勿輕出公為布耳目設方略不踰月生擒賊酋廿
三人悉綁殺泉市餘衆駭散百姓為之歌曰樂不瞑眩
而疾祛非良醫而誰乎兵不血刃而賊除非智士而誰
乎其為輿情感悅可知矣在任凡四載代歸鄉里以營
治先塋樹植碑表為務屢供具召親友燕行為樂若日
不足者家人亦訝其遽如許也元貞二年春二月十有
二日以疾終私居正寢享年七十葬維州北海縣樂泉
里金山原公強矯有守臨事敢言膽氣噴薄無所回挽

志在開布公誠砥礪名節表表有見於世孰謂勢利可得而奪耶至於摘奸發伏不避持難又似夫漢王尊之在東郡虞詡之治朝歌也奮身布衣起家至二千石剛直之氣至老不衰其功業止斯而已此士論所痛惜也遠祖金初以武功賜完顏氏世襲千戶官至金吾衛上將軍曾祖諱虞卿大父諱從政歷隰州太守父諱成皆嗣承世爵金亡復故姓仕國朝任樂安縣令因家焉今為廣固人公先娶孫氏生子謙夫人年廿八卒繼室羅

氏亦先公卒生二子曰諒曰惠謙幼侍東宮才敏有時
譽能政克家蔚有父風今官奉訓大夫大司農少卿男
孫四人謙之子三曰元孫仲孫季孫諒之子一曰彥孫
公平生著述號雲門老人集殆千餘篇傳於家銘曰

緊王使君起海堧妙齡飛英振孤騫陳琳書檄何翩翩
一箭擬下聊城堅心惟嫉惡民瘼蠲驅逐烏雀同鷹鷂
一行作吏非所便褰帷有志登八埏封書直上沃帝淵
太微執法光炯然春宮向學開經筵一日登對席為前

顧公可試宜擢遷利器當遇蟠根宣甌閩行臺兩廣連
陽舒陰慘持化權幕非其人奚望旃六十三家宋故官
執之犴死何繁寃公為辯折皆平反潘惟不支心則丹
以死信理人所難維閩之南大府泉畀公撫循面則專
鋤難強梗安惇鰥風帆蹕敕教反海魚龍翻萬貨山積來
諸番晉江控扼實要關勢取豪索非一端不動聲氣為
周旋安溪有盜勢結盤撞塘呼號動百千公然剽竊三
十年為一郡患何逆遭公來約束無妄干老熊當道百

獸跄一旦解刀耕壠間溪山淡淡風日閒帥得其人人
自安如君兩除稱銜銓幕府坐嘯鳴化絃簡節疏目政
猛寬四載終更公孰賢王尊虞詡相後先千年神劒埋
山原鬱鬱夜氣生紫烟何以驗之石有鐫

秋澗集卷五十五